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詐騙抑作弄？

西方傳統藝術理論，將藝術分為建築、雕塑、繪畫、音樂和詩歌五大類，後來又陸續增加了電影、舞蹈、攝影和電視等等。

上回談及「日本壽司吧」部分廢棄枱裝飾移放在中國香港的「旗艦」博物館，按西方傳統的說法，只能算是「雕塑」，當今的新理論則算是「裝置藝術」。花幾十萬元買了些不相干的舊物，用「潮語」形容，其效果是既不「日本」，亦不「壽司」，更無「吧」或餐廳食肆的感覺，或有看官會怒斥為浪費公帑了。有網友說要向廉政公署投訴，調查有無貪污賄賂的可能在。筆者笑說此事頂多可以當為博物館受騙，恐無充分證據足以展開調查。主理博物館的社會賢達多是非富則貴的大人物，在日理萬機之餘，撥冗為社會服務，才不過幾千萬元港元的消費，還能有什麼收受利益的「水位」？

「裝置藝術」或新派「雕塑」自有一大票新穎奇情的理論，我們民間讀書人縱然讀破萬卷書，總是學不來按「藝術家」的神妙思路去「反思人生」！

幾年前，有網友告知「人家西方前衛藝術家」把人家糞裝入罐，當為藝術品拿去賣！為此，筆者還與這位長居歐洲的女士吵了一架。潘某人「古板守舊」，不知道這能算是什麼藝術？

近年互聯網應用日趨普及，日前找到了更多細節。1961年，一位意大利「藝術家」弄了90個他的「貴大便」，據說每罐放有淨重30克的鮮產人糞云云。世事無奇不有，這些罐裝人糞不單止全數賣光，前幾年還有一罐以20多萬歐成交！潘某人見識

淺，只好感嘆藝術博物館和國際收藏家錢太多無處花。「製糞罐藝術家」有一位朋友「爆料」說罐中並未藏糞，只放了些灰泥。問題來了！買家無法得知「罐中藏屎」是否屬實。原來鋼造的罐能遮擋X光，現今的掃描技術也只能望塵莫及。

故事的後續愈來愈精彩！上世紀九十年代，一位收藏家控告丹麥一家博物館，將「糞糞」藏在「不可容忍地」高的溫度下，導致「糞糞」有滲漏云云！後來下館方賠錢和解。若以求真精神出發，開罐檢查是唯一正法。不過沒有「收藏家」願意如此，畢竟開罐後，「藝術品」的價值會下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30克珍藏人糞和一個爛罐，能值幾錢？藝術家的「貴糞」還會快速降解呢！

這位天才藝術家後來怎樣？賣糞罐後兩年，以未滿三十周歲的英年，早逝了。

丹麥這個北歐小國，實是「開放思想」的「示範單位」。去年此國一博物館付了8萬美元上期給一位藝術家，請他創作一件藝術品。這位藝術家領了錢，交回「清清白白」的畫布（另一說是空畫框一大個），題為「Take the Money and Run」！（潘按：可譯為「拿錢便溜」。）

這趣事的實質可以簡單形容為「詐騙」或「作弄」，請看官自選其一。博物館的主事人卻不認為這事有趣，聲稱如果對方不肯「回水」，將以違反合約為由，狀告之！

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拿去買了個殘缺的「日本壽司吧」一事，木已成舟，無從追究。「糞糞」則要等誰來開罐驗貨，不知等到何時。「拿錢便溜」的後續好戲，教人期待呀！



人生漫遊處  
童心

### 樂與數晨夕

疫情反覆，維園花市不出意外地取消了。我不免沮喪，繼而難過。維園花市，凝結了多少如我一樣的香港仔，親切、親熱、親情的童年記憶！

兒時，每到春節前幾日，父親都會揀一晚帶我從黃大仙到銅鑼灣，先是在駱克道上的「一家日本餐廳吃我最鍾意的牛肉麵——種類遠不如現在繁多浮誇，但用料卻絕對有質素保證。飯畢，轉上謝婭道，在接踵摩肩的人流中，我緊緊地握住父親的手，眼睛卻透過人流的縫隙看街的景象；父親的樓宇掛滿了彩燈，像是投射在我童年裏溫暖燦爛的霓虹；父親的手掌，牽着我徜徉在一段人聲鼎沸、通向年味的路上。

進了維園，父親通常會一把抱起我，讓我在他的肩膀上看熱鬧：左一片，主打福建的水仙、荷蘭的鬱金香；右一片，來自日本的黃玫瑰、紅玫瑰，還有大把的臘梅。小孩子自是覺得那些花草草，不論名貴與否，只要漂亮、喜慶就好，遠不如對現場的各種遊戲、揮春和小吃更有興趣。有一年，現場製作吹氣雞鴨仔令我癡迷不已——平日裏很難有機會細細地觀察雞鴨仔的製作過程，更難得親自動手參與製作。父親見我開心，竟一下子買了幾十隻。也正是在父親的肩膀上，他引導我去理解語文課本上的詞彙，比如「人頭擲擲」、比如「熙來攘往」，讓漢語的博大

變得立體和生動，宛若生命的花香；我也正是在年復一年的維園花市裏，記住了父親對迎春花的鍾愛。

黃燦燦的迎春花雖不名貴，但被父親捧在懷裏視若珍寶。花市歸家途中，父親總會教我不同的詩句，如今想來，竟大多與迎春花有關。有兩首記憶頗深：一是韓琦的《中書東廳迎春》：「覆闌鐵弱綠條長，帶雪沖寒嫩嫩黃。迎得春來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一是劉敞的《閣前迎春花》：「沉沉華省鎖紅塵，忽地花枝覺歲新。為問名園最深處，不知迎得幾多春？」父親說，這詩和迎春花一樣，好就好在「那點精神上」。當我漸漸長大，我愈發理解了父親所說的「那點精神」：人生的前行，即便是在陰冷的冬日，總需要那突然綻放的迎春花，讓氣氛清明起來，使久困在冬天的人們，不禁精神為之一振，對日子生出無盡的期盼。

想到這些，我便不再沮喪。雖然今年不能去維園花市帶回那生機盎然的迎春花，但我也一定會去花店裏買一些送去給病中的父親。他這幾年出行困難，加上疫情，鮮有出門。他一定會欣慰滿懷。花市不再，但春光仍在、期盼仍在；齊心抗疫，我們香港人就是要「樂數」每一天的達觀裏，把日子過成生活的責任。讓我們一道「樂與數晨夕」吧，讓生活的迎春花在心間永駐，在四季常開。



心窗常開  
潘明珠

### 樂寫中華文化感悟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都會，但很多孩子由於成長生活中，多受現代西方文化的影響，對中華文化的印象不完整，認識不夠也不廣。

其實，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對自身所植根之中華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去年我與潘金英共同策劃了「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作坊，旨在引領青少年閱覽中華文化素材，學習寫作妙法，以提高小學生對中文寫作及我國文化的興趣。我們分別到校，或用網課形式，指導學生，讓他們對中華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細節，有更多觀察和有所感思，使學生們自然引發靈感，有更多相應題材來寫作。不少同學有感而發，所寫的文章反映他們從課堂中加深了對中華文化之認知。

工作坊之學生作品有不同角度，佳作不少，例如學生看了我們特別為工作坊攝製之網上影片「中華文化之旅——饒宗頤文化館」大有感觸，雖是虛擬之遊歷，學生卻能詳細書寫其遊覽所見所聞，如看了有趣的漢字展後，我鼓勵學生延伸上網尋找百家姓的資料，有學生寫道：「我透過作文，學習到中華文化奧妙、博大精深和千變萬化。」學生子善則說：「原來我名中的子字，表示有學識的人，就像孔子和孟子，爸爸給我起這名字，是希望我長大後做一個善良而有學識的人，我一定不讓爸爸失望！」有學生看了饒公的文化展，寫他初識饒宗頤教授一生的故事，為他主張「學於藝、藝融於學」，並一生貫徹踐行，學藝雙攜，成就超卓，覺得他真是學習之好榜樣！

由於農曆虎年將至，我又分享個人創作有關中華衣食文化及習俗的小小說，如《門神兄弟》、《過年關》、《虎頭帽》等，鼓勵學生們學我般主題寫作。移民外國的男孩愛上傳統虎頭帽的故事，很吸引學生，有學生仿繪一幅插圖及配上短文：「把虎頭帽戴在小孩頭上，寓意著身體健康和快高長大！」四年級心悅從眾多中華食材中，選取了人們覺得淡而無味的米飯來寫。「即使它淡而無味，但米飯一旦跟其他食物融合在一起時，就融得恰一家人，那是美好的團圓。我愛米飯，更愛跟一家人團聚吃飯的幸福時光！」

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加深了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各方面，如團圓吃湯圓、放煙花等，有學生於文章結尾寫：「中華文化習俗給新年增添了不同節日氣氛！帶給人們無限的喜慶和快樂。希望這傳統文化可以一直傳承下去。」



◆ 學生余嘉軒繪的虎頭帽。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喜事成壞事

結婚是人生大事，不過現代很多的婚宴和慶祝過程，發生令人不解或尷尬的事情，令當事人和主客不歡而散，喜事變壞事，有違辦喜事的意義。

結婚當天，新娘子是人生中最美麗的時刻，充滿幸福和愛意。穿起婚紗的新娘分外嬌俏嫵媚，但不知從何開始，婚紗的設計愈來愈性感、大低胸、大露背、透視等等，連平日保守的女性，在這天也願意半裸示人，有婚紗銷售員表示「這天是合理性感」，也不知是何來的理論出嫁時要顯露身材，是推銷手法？奇怪的是許多新娘子接受，是難得展露身材的機會？選這天？

兄弟姊妹團玩的遊戲也愈來愈出位，不願席上或現場有長輩或小孩，極盡瘋狂或露骨，令新人難受令親友側目。曾有不少接新娘的「關卡」遊戲，要求新郎做出粗突的動作，又或說出難堪或難以做到的誓詞，曾有新郎因大怒，拂袖而去取消迎娶，令場面尷尬，何苦由來？

親人的演詞有時也不識大體，我曾在一個婚宴上聽到新奶奶拿兒子的前女友與新媳婦作比較，可能想使出個「下馬威」，令一對新人和女家大感不悅，親友只會覺得此人不知大體，出醜人前。在某些城鄉，「婚鬧」無極限，綁架、遊街、猥褻等等令人吃驚的行為，不少新人為免掃興只得默默承受。有些地方兄弟大玩新娘的習俗，對新娘或伴娘公然性侵犯，這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的婚娶習俗。

另一樣婚事的荒誕就是極盡奢華，新娘戴的金飾多到可致彎腰。像要告訴全世界，我嫁得多富有。

凡此種種，也失去二人因相愛而組織家庭、與親友開心慶祝的意義，難怪政府也得發聲勸諭不要進行誇張的婚鬧和奢侈婚娶，但有人仍不聽勸說。

大家都不想親友們日後回憶你的婚禮，只能重述當時有多荒謬的事發生吧，籌備時要好好跟兄弟姊妹團和親友講好，先小人後君子，以保護自己的大日子！



百家廊  
彭輝

### 年的詞典

周而復始的二十四節氣在立春前後宕開出春節這一最美的旋律，一個個方块兒字把年拓印在中華傳統文化那厚厚的詞典裏。

爐火拉開了年的帷幕，大雪一封山，人們就像歸巢的鴨子蜷縮在屋子裏，圍坐在爐火旁。就這樣在凜冽的寒風中，山裏人迎來了嚴冬，屋頂上籠着那厚薄煙燻的煙便是明證。而屋內卻被濃煙充斥着，明顯可見的是那火塘點點的火星，倘有熊熊燃燒的勢頭，便一下子被撲打在萌芽狀態中，主人相信「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燈」，自然要把最熾熱的火、最耀眼光芒留給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圍坐在火塘邊上，望着掛鈎上熏得黝黑的臘肉和黃亮亮的山貨，嗑着七八月份攢存下來的乾胡豆和南瓜子，閒聊着對面劉家的兒子務工掙了不少錢，本家的翠翠該找戶人家了。那半塘爐火忽大忽小，忽明忽暗，年紀尚小的仔子嚷嚷起來，非要將火弄大，尋找刺癢的感覺。一把松枝竄進了火塘，煙子直竄鼻孔，引得大家咳嗽起來。主人立馬讓火燃成滿塘，伴隨着偶爾柴火炸裂的聲音和晃動着的影子。山裏其實是個聚寶盆，家家戶戶都瀟灑着煙火氣息，院牆更是堆滿柴火，只是大家習慣了在這樣的氛圍裏等待年的到來。

醱糟是中華傳統美食，一年四季都有，男女老少皆宜。幾粒酒麴，數斤大米，便可醱釀出香噴噴的醱糟來，尋常百姓家都能吃上這美味的湯團。記憶裏的年卻是醱糟給爆開的，吃湯圓、吃蛋花，總要搭配進醱糟，甜美和幸福沁入心脾。忙完一年的奶奶總會從櫃子裏找出一個紙包來，打開後竟是有着點點酒味的酒麴，家裏的小孩兒樂壞了，似乎已經聞到醱糟的芬芳氣息。淘米、進鍋、蒸煮、攤晾，混上酒麴的大米像嬰兒一樣在大瓦盆裏沉睡。每每

奶奶去換熱水瓶的時候，我們都會湊近瓦盆，期待奶奶發號施令：「可以吃了」，心急的孩子往往得到讓人失望的資訊，只好耐心地等待着。爺爺不經意地說已聞到一股酒香味，我們便拽着奶奶去看個究竟，果不其然，棉被一掀開，濃濃的香味湧出瓦盆，在小屋裏瀰漫。一人端一個小碗排隊等待奶奶給我們乘上幾勺，輕輕一舔，整個味蕾都被觸發開了，真是美味佳餚。奶奶一個勁地告誡我們：「別貪吃哈，是要吃醉的！」紅着臉蛋的我們真還覺得有點醉醉的感覺。只要超市裏那精緻的罐裝醱糟陡然增多了，街道那賣醱糟的吆喝更敞亮了，我們就知曉這年愈來愈近了。

年畫是火火新年的眼，在兒時的記憶中，過年和年畫分不開。臘八節一過，家家戶戶就投入籌備年貨迎接新年了，殺豬熏肉、放水捉魚、掃塵除垢自是必不可少準備，心急的人提前在正門、柱頭上貼上紅紅的條幅，新年的喜氣一下子就出來了。原以為有春聯就是整個新年，後來才知道有了年畫才是真正的新年。除夕玩得嗨，爺爺把沉睡中的我叫醒，「起床貼對子（春聯）年畫了！」爺爺用自製的漿糊把春聯妥妥地貼上，來回打量着，笑瞇瞇地問我好不好看，我知道要說吉祥話，「好看好看，新年吉祥！」他緊接着一邊在年畫上糊漿糊，一邊自言自語地說：「有了對子還不成，看着多稀拉，貼上年畫才有過年的味道。」聽他這麼一說，再用心一看，確實有年畫映襯的正門顯得喜氣洋洋，偶爾也有把年畫貼在屋內的，是什麼哪吒鬧海、五子登科之類的。後來學了一些美學知識，知道了眼睛是最能彰顯人精神面貌的器官，是人心靈的窗戶，其實詩有詩眼，文有文眼，萬物都有它的眼。年畫是厚厚文化的窗，是鄉村文化、傳統文化的謳歌和傳承。那時的年畫是家家戶



◆ 祝大家虎虎生威！

戶的必備之物，無論貧窮還是富有。記得灣對面的作義伯伯捨不得花錢買好看的門神，買了張紅紙用鍋灰畫了小人當作門神，依舊紅艷喜氣。

記憶中的新年猶如坐過山車，興奮刺激而又一瞬即逝。瘋狂地「偷青」後，年也就結束了。元宵節剛到，心情就不美麗起來，即便荷包裏有大小不等的紅包和還未放完的鞭炮。堂兄三娃子眼睛咕嚕一轉，提出了去「偷青」的建議，圍在火塘旁的本家長輩也附和着。藉着月光，爬坡上坎來到一塊菜地，我才知道所謂的「偷青」就是偷人家的菜。如此不道德的事兒，我本不願意幹。幾個堂兄弟笑我不知道鄉裏的風俗，就是要搞點破壞，逗得菜主人破口大罵，罵得愈厲害，偷菜人來年的運氣就愈好。在我看來，小孩子有啥運氣好壞，努力學習就能換得最好的運氣。未等我想明白這事兒，他們幾個就猴般地進了菜地，擰了幾株青菜，還拔起了一個蘿蔔，如脫韁的野馬在菜地裏放肆起來，滾來滾去。自始自終沒有聽到罵的聲音，索性把鞭炮放了幾顆，那家屋子亮燈了，然後是急響的犬吠。跑飽回家時，真的是破口大罵了。罵完一陣子，大家就歡喜一陣子，好像明天考試就能得滿分，或者明早睜眼就能捨得錢似的。次日一大早，就聽到陌生人和奶奶說話的聲音，其中還有「偷青」之類的詞語，直到有笑聲了，還說就知是幾個調皮鬼幹的事兒，本來用不着計較，可不必動地罵上一頓，孩子們怎麼能夠平安呢？

爆米花、壓歲錢、放爆竹……淺淺的文字總能把我的思緒帶回那久別的故鄉，憶起那讓人念念不忘的年俗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萬事皆可代

20多年前，在王朔葛優梁天等一千人的成名作、也是影響了一代人的著名喜劇電影《頑主》裏，3個無業青年成立了一間「T T公司」。「T T」者，即替人排憂、替人解難、替人受過。電影裏，3名男青年承接過的業務包括替丈夫回家與妻子爭吵、被妻子臭罵然後向妻子道歉、代替緊急幫領導做手術的肛腸科大夫去和女朋友約會，代替評獎機構給非著名作家頒發其自設的雞雜獎等等。在20多年前，這些無厘頭的情節在讓人哈哈大笑之餘一直被觀眾當成另一種科幻，然而20多年過去，這些情節卻走進了現實，而且更魔幻。

前不久，KFC的「盲盒事件」讓「代吃」這個服務再次進入人們視野——新年伊始，內地肯德基與人氣盲盒廠商泡泡瑪特聯合推出買全家桶送盲盒的促銷活動。誰也沒想到，瞬間火了。原價69元的公仔在二手交易平台被炒到了800元一個。盲盒者，顧名思義，不知道盒子裏是哪一款，要湊齊全套6個玩偶，理論上最少要吃6個套餐，最多則沒數了——因為全看你點兒正不正。該盲盒中的稀有隱藏款，抽中概率是1:72，這也決定了幾乎「沒有人能隨便便成功。」此前有報道說，曾有人一次過斥資10,494元購買了106個套餐。

這件事奇異的點還不是抽盲盒，而是買套餐才送盲盒。正常的盲盒是費錢，這次的抽盲盒不僅費錢還是費身——畢竟不是什麼健康食品，且Size都是全家桶，動不動就幾十上百份地

整，就算荷包能抗住，身體也扛不住。而且往往愈是荷包能抗住的，身體愈扛不住，你見過哪個錢人能容忍讓垃圾食品破壞自己天天用有機蔬菜和辛苦鍛鐵才換來的完美身材的？

更別說肯德基還玩了一把「每店限量」的把戲，這讓很多瘋狂的消費者不僅要搶本市的，還要搶異地的。也於是，有需求就有市場，「代吃」應運而生。具體業務就是幫你吃套餐，然後把盲盒給你。有媒體稱稱，某代吃者曾在8小時內接到了12個訂單，在與人合作分成後，淨收入接近200元。

前文之所以說「再次」，是因為早在這波盲盒之亂前，「代吃代喝」服務其實就已經有了，當時的切入點是「幫助怕胖、怕影響健康又想大吃大喝的人滿足欲望」，服務者會拿著下單人的錢去吃下單人想吃的東西，並拍攝小視頻，甚至寫「食後感」，「保證讓你身臨其境，猶如自己在吃」。據說，這種服務的收費不僅是飯錢，還有服務費。

除了代吃代喝，目前可以在網購平台上找到的代服務還包括「T T公司」經營過的「代道歉」、「代演男/女友，可回家見家長」、「代談戀愛，可定點兒網聊打電話暖聲問暖」，以及更魔幻的「代罰抄寫」、「代擔貓擔狗擔兔子」、「15元代堆雪人，圓南方人一個夢」……至於「代跑腿」、「代購」、「代駕」這種，更早已深入到每一個人的生活了，不稀的說了吧。

這個時代，萬事皆可代，只是，都讓別人代了，這人生也就沒意思的了把。



信而有征  
劉征

### 法式人文書寫

很多人都覺得法國人的書難讀，尤其搞不清楚他們如何取材。比如，明明是數學家，卻會談論哲學；明明是哲學家，卻寫《臨床醫學的誕生》。或者，更常見的是，他們會在自己的書中把毫不相干的名人放在一起。至少對於一個不熟悉法式人文書寫習慣的人，這樣的書很難進入。閱讀他們的書，讀者往往會覺得他們自說自話，那些隨心而至的評論，既任性又可疑。因為它們都像信手拈來的。

這些可疑的印象，源於法式人文書寫的一個習慣，那就是個人實踐和精神追求的混用。這兩種狀態，一個是肉身的，一個是永恆的。法式人文書寫在兩者之間達到了一種平衡。他們的書寫，並非先將內容限定在某一領域，而是限定在一個主題。從主題出發，他們按照自己的所知去安排素材。因而，只要符合這個主題，無論你屬於哪一個領域，對法國作者來說都不重要。知識是相通的。在名詞環環相扣的關係性當中，他們通過自己的領悟任意取材，其作品就顯出強烈的自我性。

了解一部法國作品，是了解和還原一個法國人的過程。所以，法國作品最合適閱讀的時代是當前。在浩瀚的、無窮無盡的資料當中，你手邊有一台萬物相連的電腦。輸入法國作品當中的名詞，就會出現這個對象的一切。看一段，搜一段，再看一段，再搜一段。作品的世界，或者說，作者的世界和作者的知識體系就這樣慢慢展現現在讀者的面前。沒有資料搜索的法國書籍是艱澀的。然而，當你了解了他所提及的一切，你就會感嘆法國作家對事物那些獨特的認識，他們的東拉西扯都遵循着充滿個人色彩的鑒賞力，因而顯得觸類旁通。這個效果的產生在於他們向來是從自身感受出發，將事物的類比重構了。那些評論既是就事論事，又是發自內心。可以說，這種夾敘夾議的文風，貫穿於整個法國的人文書寫習慣。

法國的散文因而出名。這種體裁本身就要求形散而神不散。他們的小說也有夾敘夾議的影子。所以法國人的小說都很长。當中大段的對話，對場景的描述或者對心理的描寫都有着尊重實踐和個性的影子。而他們的學術作品也不

例外。德國人寫的哲學書難懂，是因為邏輯嚴謹，推理複雜。法國人的學術作品難懂卻是因為他們引用的人打破領域界限和一貫以來我們的共識，令人感覺陌生。

這就成就了一種文藝繁榮的現象。因為任何人到了法國，就都是法國的。這並非一句褒獎，而是一句判斷。它與美式接納不同。美式接納是以接納物的方式來接納一切，誰的肉身都可以來，自願聚集之後，各自佔山為王。法國卻是以接納思想的方式來接納一切。這思想既是對方的，也是作者根據一個主題，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融會貫通一切之後為我所用的。如果你發現一位作者所寫的書中提到了某位你不認識的名字，這倒不見得是你孤陋寡聞。或許這位仁兄恰巧與作者熟識，又恰好覺得他符合自己的主題。所以，法式人文書寫給了寫作者極大的自由，又避免了不求甚解。但凡個人接觸領域不同，被無差異引入到法國的對象也就不同。

這樣，法式人文書寫就破除了門第、聲名和一切神話，成為寬泛而無微不至的代名詞。